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九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傲子美父訂

海昌門人郭維城亞禔父較

薦辟篇

三代薦辟

古之道上延乎下下信乎上上下下洽通而薦能之功  
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于天諸侯得宜為  
諸侯者薦之于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于君士



得宜爲士者。薦之于有司。而至其尊德樂道之士。則  
不難以玄纁玉帛。起諸畎畝。而加之大位。是故自虞  
廷疇咨庸命。而師錫有鰥。若采俾父。而僉曰伯禹。此  
薦舉之始也。自商湯三聘。及于莘野。武丁形求。拔于  
傅巖。此徵聘之始也。沿及成周。雖以學校養士。以俊  
秀升木。而推薦之道。不少偏廢。是故周公之爲相也。  
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  
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  
人。官朝者萬人。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

沐三握其髮。猶恐失天下之士。當是時。天下之賢才  
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  
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  
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  
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  
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  
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  
輔理成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  
復有賢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豈復有



賢于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謀議能補于周公之  
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  
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于  
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成化之功。未  
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  
暇食與沐矣。豈徒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  
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是故賢者  
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  
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段冶。得地千里。不若得

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授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  
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理數哉。降及春  
秋。此風不替。齊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爲宰。鮑  
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凍  
饑。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  
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  
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于諸侯。臣不  
如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于  
軍。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



○今○治○平○魯○  
○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  
○鈞○始○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  
○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桓○公○不○聽○強○相○鮑○叔○  
○固○辭○讓○而○止○于○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  
○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嚮○其○拳○膠○  
○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  
○車○迎○之○被○以○燿○火○爨○以○犧○豕○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  
○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  
○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願○而○命○管○子○曰○

夷吾佐子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  
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鮑  
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晉文公問于舅犯誰可使  
爲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  
問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  
赦臣之過薦之于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秦穆  
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  
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



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

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是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楚令尹虞丘子復于莊王曰臣爲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臣之罪當稽于理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



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于絕域遂伯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臣願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而入見于王曰敖果可使持國政也奉法而不黨施刑而不軌可謂公矣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奚可而爲之祁黃

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時趙文子爲政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口其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晉頃公



時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譚賈辛司馬烏爲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縛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

近不偏寵居利思義有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子孫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



古今治平畧  
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王之舉也近文德矣所  
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  
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  
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此必驪明也  
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  
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  
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  
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已也如是遂  
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

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  
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  
其長有後于晉國乎及趙簡子時解狐與荆伯標爲  
怨趙簡子問于解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  
標可趙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  
仇讐是皆以薦舉爲重而無公私之見者矣迨于戰  
國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  
于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



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曰、吾聞君問相、與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悅、曰、觸失望于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我、我于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于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

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迨然而慚、曰、觸失對于先生、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于是



翟黃內慙不出三月齊威王之時成侯卿善舉士王嘗遊于瑤臺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貴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及至王以所言問之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賓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于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

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後宣王時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比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罍黍梁父之陰則郅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持七士也久之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



嗟乎戰國時已  
掉金求為笑何  
怪今日

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  
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與言之還視之去  
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  
之一旦而馬價十倍馬非昨為駑駘今成馱馱也由  
人莫之賞未有為之顧盼者也今臣欲以駿馬見于  
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  
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臣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  
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悅蘇子嗟夫火以吹焚生  
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則

闕內影之照故吹成火之光瑩為鏡之華柳下惠不  
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于三黜之臣無耻之  
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于凡虜  
無羞之士也二子所以德洽于當時而聲流于萬代  
者聖賢吹瑩也夫樟木盤根鈎枝瘦節蠹皮輪箔擁  
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為殿堂塗以丹漆畫為  
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  
賤今貴者良工為之容也荆璆之珠夜光之璧薦之  
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



不相盼以愕按劍而怒何者爲無因而至也且峻極  
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樹非一木所構狐白之裘  
非一腋之毳宇宙之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  
必招賢搜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陸陸之  
風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  
處魏秦人罷兵宮音未亡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  
厠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  
也夫連城之壁瘞影荆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  
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美于章華之臺炫燿于綺羅

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殆蠹材  
于幽岫毀質于柴華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爲之舉  
也昔子貢問于孔子曰誰爲大賢乎子曰齊有鮑叔  
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汝聞  
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對曰進賢爲賢子曰鮑叔  
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美  
逾身之賢矧復抑賢者乎故禽默碎首以明百里北  
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  
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進展禽仲尼



謂之竊位。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為不肖。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兩漢薦辟

三國六朝附

漢初薦士無定法，宰相列侯皆得薦舉。初韓信入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上不我用，亦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



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信○必○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揚○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卒○用○其○策○取○三○秦○還○定○天○下○由○蕭○何○薦○之○力○也

一見即裁輯  
信與平豈非  
聖主

陳平入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召入賜食畢王曰  
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于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使  
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  
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  
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敗  
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終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  
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  
魏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



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軍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于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否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王乃大用平卒定漢業謀爲多後論功封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日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

無知先是蕭何徵時與曹參友善及爲相微有隙何病惠帝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何死不恨矣參聞何病告舍人趨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爲相舉事無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他如張孟則灌嬰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魏尚則馮唐薦之孟舒則田叔薦之故能將相得人中外稱治平焉武帝初年除吏之權盡出宰相又有繆舉之罰竇嬰田蚡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



令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人主武帝嘗謂蚡曰  
君除吏完未吾亦欲除吏何如嗣是帝欲陰殺其權  
恐不知其人可用遂置侍中爲加官除宰相外皆帶  
之朝夕在側以薦導人物嚴助侍中則薦朱買臣衛  
青侍中則薦主父偃楊得意侍中則薦司馬相如漢  
之得人于斯爲盛時公孫弘起徒步數年爲相于是  
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日致賢館以待太賢次  
日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日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  
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致賢之館其有材堪充列以

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一行之士一方之  
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薄所有俸祿皆以給之又  
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當時大司吏戒門下客至亡  
貴賤亡畱門下者性廉又不治產叩奉賜給諸公然  
其餽遺不過其器食每朝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長  
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皆有味乎其言也未嘗名  
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  
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而韓安國者爲人多大  
畧所推舉皆賢于已者于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



下名士亦以此稱之。惟天子以爲國器焉。嗣張安世韓增皆引薦多得其人。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大抵當時除縣令以上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于公府之掾曹各自辟于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其所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于州縣者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于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

以大司空辟鮑宣爲佐曹掾。史高領尚書而辟匡衡爲議曹吏。此曹掾之辟于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爲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僚屬之辟於郡縣者也。至若河南守舉薦賈誼益州守舉王褒是郡守薦士也。四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閻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寬也。然至嚴延年獄舉吏賊不入已猶坐貶秩何武舉方正者盤辟失禮有司以爲詭舉武坐虛僞左遷蓋漢薦舉之路雖廣而



同坐之法則嚴是以累多得人職此之故後漢光武  
初詔三公至州牧歲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  
不得察舉則薦舉漸有法矣是故如伏湛之髫髮厲  
志白首不衰智畧謀慮朝之淵藪則杜詩薦之謝夷  
吾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  
德量績謀等干管晏闡弘道與倫乎京史則第五倫  
薦之龐參之勇謀不測有魏尚之風劉愷之道德博  
備爲百僚景式則樊準陳忠薦之黃瓊之耽道樂術  
清亮自然李固之縈白忠貞卓冠古人則郎顛薦之

邊讓之心通性達見本知義足以決疑審分檢括叅  
合皇甫規之仗節威行御衆忘死武勞則漢室干城  
文德則皇德心膂則蔡邕薦之是皆其卓然者至其  
言曰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  
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傳故  
唐虞以師師咸熙成周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用  
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  
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貞固也昔孝文愠匈奴之  
事思李牧于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于十



命是故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且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位次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瑋

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至若虞翊之薦左雄左雄之薦周舉杜喬之薦荀淑皆極一時之選而左雄薦周舉爲尚書也後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常坐委任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汚也雄曰選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



以此賢之時王龔政崇溫植才愛士引進郡人黃  
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及到龔  
不卽召見之乃畱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  
闓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于君不敢立于  
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  
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  
焉蓋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  
收其器賢用卽人獻其能能獻旣已厚其功器收亦  
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于長者

以不爲爲難乎昔標下惠見抑于臧文淳于長受稱  
于方進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  
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朱文之軫也蓋是時  
雖行薦舉尤重聘召自光武以安車玄纁聘故人嚴  
子陵于富春澤中至而不屈卒遂其高天下喁喁想  
望其風采至順帝時又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  
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  
舉虛降已之禮于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裼  
以企旌車之招矣後延熹中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



肱汝南袁闓京兆韋著潁川李曇俱德行純備高尚  
不應公府之辟尚書陳蕃胡廣等上疏薦之桓帝乃  
以玄纁安車備禮聘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若輩孰  
爲後先蕃對曰闓生出公族聞道漸訓所謂不撻自  
直不鏤自雕至于穉者原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  
傑出宜當爲先雖然方其初徵之時朝廷待若神明  
至竟無他異三國時諸葛亮治蜀尤集思廣益時健  
爲太守李嚴辟楊洪爲功曹嚴未去健爲而洪已爲  
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

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謂其能盡時人之器  
用焉晉武帝時羊祐所進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  
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且薦杜預自代卒成平  
吳之功其後權浸不移勢位之家更相薦記有如互  
市惟中興後孝武帝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  
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  
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推親玄之才足以不負  
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  
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卒敗



秦兵成功于淝水云。時庾亮每屬桓彝，覓一佳吏部。後彝去職，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畱累日，結交而別。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其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薦之。即遷吏部，竟歷顯職。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裱表，望闕再拜而遣之。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渡漢水，纔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

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閎粗有才筆，未為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其獎成，無惜齒牙餘論。蓋鴻儒希有，而文人比肩。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于牒牘哉。所以末論力者，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菓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士生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



謂穉于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著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于後。見是推今。進置于古。則所謂心明智昭。不惑于俗者矣。

### 唐代薦辟

唐太宗初爲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之材也。大王若終守藩節。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可與共功者。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之謀。後嘗令群臣舉賢。封德彝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荏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于



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  
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  
爲臣具草爾上卽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  
爲知人賜絹三百匹又嘗謂房玄齡曰公爲僕射當  
助朕訪賢士比聞閱牒訟數百豈暇咨訪人才哉其  
愍于汲用如此高宗乾封中屢責侍臣以不進賢良  
宰相李安期進曰聖帝明王莫非勞于求賢逸于仕  
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之廣豈無英彥但  
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囂謗以爲朋黨沉屈者未

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虛已  
招納務于搜訪不忌親仇惟能是用讒毀不入誰不  
竭誠此皆事由朝廷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後  
武后擅國欲延名譽以市天下人心任用特廣嘗信  
重狄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一日問仁傑曰朕欲得  
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  
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有荊州長史張柬之  
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  
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



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  
率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  
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  
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時元行冲謂狄仁傑曰下  
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腩臠以供滋  
膳參朮芝桂以防疾變門下充爲味者多矣願以小  
人充備以藥石仁傑笑曰元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  
一日無也婁師德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  
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短之于外太

武后之妙如此

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  
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  
謂知人矣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  
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  
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及至德乾元以後天下  
戰討啓巧填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  
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楊  
綰相未幾卒常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  
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崔祐



甫爲相則薦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  
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  
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  
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德宗始  
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斥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  
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  
及陸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  
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  
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

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  
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  
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足以沮  
議爲出衆自議爲不群趨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  
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  
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  
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中擇天下材乎  
今擇宰相以重于庶品選長官以愈于下流及宰相  
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



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嘉之。然卒停薦士詔。憲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私之親故。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賢才有沉寔之嘆，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李吉甫同平章事，謂中書舍人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垪取

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及垪居學士，引李絳、崔群與同列相位，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焉。久之，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爲人，出爲鄜州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詰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于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



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並出于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于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彊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于石洪。溫造。張搏之于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畧

之士者。若裴度之于栢耆。杜愔之于辛儼。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畧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于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後世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侷儻跣跣之士。其不諧尺繩于科目。受



羈馬于銓曹者少得以自遠矣

韓昌黎曰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于親疎遠近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近疑乎上故上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于下也下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于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于是舉仇舉子之事傳之載籍而稱忠見一善焉若親而近不敢舉也

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于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向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非有司之過也則曰舉天下人焉又非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于私一已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降



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用非知命不  
惑不可得而攻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

柳子厚曰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  
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  
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  
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  
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  
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  
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

畧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而卒莫之省  
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  
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于世將相大臣  
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  
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  
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  
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于田野鄉閭爲匹夫雖  
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闕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  
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



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  
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奉捧土揭木而致之  
巖廊之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  
有補于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于世用。  
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認。  
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來吾信。而吾告之以  
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知而  
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  
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間

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  
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  
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  
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若有司之不吾信。  
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  
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  
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  
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  
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闕矣。今之世。言士



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未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章之士。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于古書先生。直趨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者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



宋代薦辟

宋朝科目既設，猶慮不能盡致天下之才。或韜晦而不屑就者，往往命州郡搜羅，而公卿得以薦言。若治平之黃君俞、熙寧之王安國、元豐則程頤、元祐則陳師道、元符則徐積，皆卓然較著者也。熙寧三年，諸路搜訪行義為鄉里推重者，凡二十有九人，至則館之太學，而劉蒙以下二十二人試舍人院，賜官有差，亦足以見幽隱必達，治世之盛也。其後應詔者多失實，而朝廷亦厭薄之。高宗垂意遺逸，首詔布衣樵定而



尹諄以處士入講筵其後束帛之聘若王忠民之忠節張志行之高尚劉勉之胡憲之力學則賜出身俾教授本郡或賜處士號以寵之所以振清節厲頹俗如徐庭筠之不出蘇雲卿之晦跡世尤稱焉寧宗慶元間蔡元定以高明之資講明一代正學以尤袤楊萬里之薦召之固以疾辭竟以僞學貶死衆咸惜之理度以後國勢日迫賢者肥遯迄無聞焉至其薦舉之制初上自侍從大臣下至常參官又下至部使者郡守又下而至監當知縣之爲陞朝官者皆得以薦

舉其路至廣也有歲舉有御禮舉有一人而歲舉數十人者有不限之以數者其爲員至寬也侍從舉四員而本道轉運使副所舉或一二員皆得以引對磨勘其爲法至畧也不至有繆舉之患自天禧罷監當朝臣舉官之制至寶元康定又罷常參薦舉治平御史知雜以上又罷薦舉至熙寧又併監郡舉官罷之而路始狹矣仁宗康定雖詔定內外臣僚薦舉之數而諸路薦舉屬之監司其不限之以數猶故也其後皇祐懲張易濫舉之弊又併部使者舉員差定之而



員始拘矣增四考爲六考增舉者四人爲伍人所覈益密矣尤以選人選官爲重引對之際予奪抑揚不專于有司之法陳琪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爲寵籍之婿則抑之胡宗堯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爲胡宿之子則抑之李師賜用薦者三十餘人知其爲王德用之姻則抑之且曰朕設保舉以寵天下士今但勢要者得孤寒之士何由而進哉其時之大臣公于薦舉則亦有可言者初趙中書令普嘗薦一人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

擲地普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惡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公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必得俞允乃退太宗時呂文穆公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後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蒙正尚能迎謁至回鑿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



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侄夷簡任潁川推官  
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大用之王公旦爲相于用人  
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  
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  
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  
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  
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  
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且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  
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

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  
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薦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  
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  
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  
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王沂公會爲相士大夫有以  
差遣爲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却之旣而擢用絕  
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  
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已  
怨使誰歸韓魏公琦屢薦歐陽公仁宗不用他日復



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  
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今  
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陛下何  
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韓魏公喜用  
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旣用之其人亦不知其所薦張  
忠定公詠爲守有范延賞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公  
問曰天使泚路往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  
州泚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  
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

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屢肆無賭博市易不  
敢喧爭夜宿郵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  
公大笑曰希顏固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  
于朝希顏爲轉運使延賞亦爲閤門祗候皆號能吏  
初范公仲淹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王曾見而  
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  
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  
薦仲淹也殊從之孫林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  
爲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



日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爲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爲無愧耳。富公弼之論西事。有曰。有才德者。然後知人之才德。無者見必憎忌。歐陽公之言。三弊亦曰。守廉謹者。各舉清幹之人。賊汙者。舉貪濁之人。徇私者。舉請求之人。乾德中。嘗詔陶穀等四十人。舉郡佐矣。太平興國中。又嘗詔季昉等十二人。舉二司判官及轉運使矣。至刑昺等四人。舉學官。則景德之詔也。張齊賢五人。舉御史。則祥符之詔也。張

知白等十二人。舉監司。則天禧之詔也。太宗嘗語大臣曰。若不擇舉主。何由得賢。真宗嘗謂近臣曰。不若行擇舉主。以類求人。此擇舉之法也。大抵盛時。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士大夫知行律身而已。上以公取下。以公進。一毫之私心不預焉。恩自己出。王公曾嘗惡焉。謝恩私門。吾所不敢。曾其今之師德歟。曹彬之薦其子。祈奚之于午也。呂蒙正之薦其侄。謝安之于幼度也。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文彥博。而彥博復薦唐介。此喬元之



于陳球解狐之于荆伯柳也。劉安世以不通溫公之書而被擢。則括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卻。則奔競者退。論薦如此。尚何議。然則被薦者如之何。曰。范仲淹之于晏殊。以不稱爲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如之何。曰。呂舜從嘗謂勤于政事。乃所以求知。若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謝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舉薦之失實哉。南渡後。急于得人。薦舉頻行。一時臣僚咸相汲引。及虞允文公爲相。懷袖常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趙雄。胡銓。張震。洪遵。梁克家。留正。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朱晦庵有言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于已。而未及也。無且暮倉卒之頃。則其權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

于陳球解狐之于荆伯柳也。劉安世以不通溫公之書而被擢。則括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卻。則奔競者退。論薦如此。尚何議。然則被薦者如之何。曰。范仲淹之于晏殊。以不稱爲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如之何。曰。呂舜從嘗謂勤于政事。乃所以求知。若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謝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舉薦之失實哉。南渡後。急于得人。薦舉頻行。一時臣僚咸相汲引。及虞允文公爲相。懷袖常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趙雄。胡銓。張震。洪遵。梁克家。留正。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朱晦庵有言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于已。而未及也。無且暮倉卒之頃。則其權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



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  
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  
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  
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必達。則  
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  
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其  
遺風餘運。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旨哉其言之矣。大  
抵科目之。目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于此  
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員半千之類。是也。有隱

逸而召用。如楊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于辟舉。如韓  
愈之出于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于延譽者。如吳武  
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于宋代。法令始密。科場條貫。  
如縛胥吏。而鄉舉里選之意。纖悉無遺矣。然其初時。  
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爲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  
猶有朋友之義也。宋郊當爲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  
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爲文。則猶有禮意也。  
李畧。張及三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有陳乞  
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



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用雷簡夫姚嗣宗之官。猶出于常法之外。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亦千萬中一二耳。須臾之才。行固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可勝嘆哉。

### 國朝薦辟

科舉之法實始于隋唐。後世因之。而科舉益盛。然科舉與辟舉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才爲盛。然房杜裴郭諸公未必盡出于科目也。宋起孫明復于泰山而處之。胄監拔蘇洵于涪山而進之。容臺擢程頤于西洛。而寘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足以聳動天下。而人才之盛。職此之由。若罷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有司以防奸欺。設軍卒以檢懷挾功名之士。不拘小節。固不以爲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就。大抵科目固



足以得士亦豈能盡得天下之賢中人以下之資可  
以利誘若學際天人道全體用者安肯決榮辱于三  
場競是非于寸晷哉當于科目之外別立薦舉之法  
若學行兼備肥遯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聽所  
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獎拔恬退而野  
無遺賢之美溢于唐虞矣國初令有司保舉人材  
卽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初洪武庚子樂平儒士許  
瑗謁上於金華日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  
收攬英雄難與成功上喜授博士畱帷幄叅預謀

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六月徵  
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曰我爲天  
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咨以時事甚加  
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上問左司郎中陶  
安以四人才如何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  
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然之未幾以濂  
爲江西儒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爲營田  
司僉事基畱帷幄預機密謀議十一月詔儒上唐  
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正朱



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命預密議。甲辰三月。上勅中書省曰。自言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畧出衆者。叅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吾將試之。其郡縣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

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叅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洪武

元年。上取婺州路徵王禕爲省掾。商畧機務。七月。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上親迎之。訪以時事。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九月。詔起懷才抱德于巖穴之士。遣夏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六年。命禮部訪求



賢士于天下有司以禮起送至京是年罷科舉專用  
辟薦其目有經明行修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  
人材有孝廉鄉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業太學以次  
除用蓋罷進士科者十有餘年時既不喜文士又以  
初立辟薦法行之甚嚴每舉者至京上親試閱不  
稱旨輒坐舉主往往有謫戍者七年八月上御  
闕武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  
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  
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

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即  
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  
替者咸無隱情擢爲翰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  
丞九年五月上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  
家者必資賢才以共理秦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  
釣漢興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  
何以能羅而致之濂對曰取士莫善于選舉用人莫  
善于器使命官莫善于久任陛下行此則人才皆  
效用矣十二年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  
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  
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宐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  
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十三年詔舉  
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于是  
赴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命各授以官四月命群  
臣各舉所知諭之日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皋夔  
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  
世有升降故士有等差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

施不可爾等宐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十五年  
令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凡有一善可稱一才  
可錄者皆具實以聞八月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  
考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  
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  
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  
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  
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上豈能同  
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舉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卽可知其人之賢否矣是年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于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各一定十七年徵金陵處士陳遇以御史秦元之薦

上召語大悅遂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幸其第者再命之官輒辭旣而命爲翰林學士者再又

固辭尋

命爲禮部侍郎進尚書皆固辭遇淨澹恬

退始終一致

宸翰時加存問眷侍之厚隆于勲戚

云尋

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

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

德行聲名著于州里之人先從隣里保舉有司再驗

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十八年十二月

詔舉孝廉之士十九年七月詔



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師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于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于事情周于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上曰正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與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

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時有徵士梁寅者字孟敬臨注新喻人世業農家貧力學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爲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我明興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者稱爲梁五經云二十五年九月徵方孝孺至初孝孺以



學士吳沆薦。詔徵至京。試靈芝甘露論。上每面  
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  
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遣還。至是復  
徵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顧謂左右曰。今  
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二十六年八月。詔  
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選用三十五年。  
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  
京。量才擢用。其或有志尚閑逸。不願出者。具名來奏。  
蓋太祖立國時。省臺要地。俱以勲舊充之。其所

聘用。如劉誠意。宋文憲輩。雖禮寄優崇。而頗循資序。  
自胡陳之後。群臣鮮當意者。法網嚴密。誅斥相繼。而  
學士大夫亦多所引避。于是不愛高爵。越資以收天  
下之賢俊。而有朝徒步暮金紫者。一時輪旌王帛。交  
馳于四方。慈惠之師。明察之長。各體上意。舉所知  
以備採摘。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用  
也。王禕。許元。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用也。桂彥良。以  
徐本薦。擢正字。劉三吾。以茹常薦。除左贊善。開濟以  
安然薦。拜尚書方孝孺。以吳沆揭樞薦。擢漢中府教



授天下士應。徵至者如響。秦從龍自鎮江往。孔克表自溫州往。東廸自寧國往。梁寅自臨江往。陶凱宋訥劉崧之儔。鱗次畢集。鮑恂全思誠余詮張年各入見。命坐加以咨諏。至若陳遇之薦以秦從龍郭傳之薦以宋景濂稱拔茅彙征焉。以其元故臣寧死不肯往者顏子中也。以老成明經抱病不赴試者黎貞也。雖其去就不同。豎立各異。然一時譽髦起與溲而耀光明如機沉學博則基濂擅其宗。文章忠節則禕孝孺爲之伯。其餘諸君子各以所長自表見。維風翊

運實惟嘉賴。斌斌盛矣。時又有孝廉人材及郡縣貢士若富戶耆民皆得。召見稱。旨卽擢不次。蓋立賢無方如此。建文初楊士奇被薦起爲翰林官。預修高廟實錄已又。詔舉優通文學之士拜唐愚士爲侍讀與修書。愚士方孝孺薦也。姚善又薦錢芹拜行軍司馬。靖難時愚士先已物故。芹得委命軍旅亦庶幾無負哉。永樂元年。敕內外諸司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有劇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材。隱居里野。無問遠近。並以名聞。又詔



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可詢訪以禮敦赴量才  
 擢用二年三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戶奏薦士  
 者初命武臣不預今千戶違制宜罪之上日下  
 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蓋慮其不學昧于知人今能  
 薦士是亦忠君愛國之心局用罪之昔馬周因常何  
 而遂今所薦者亦徵來試之果有才一體授官不則  
 罷之十八年擢舉人才馬麟等十三人為布政等官  
 二十一年初令五品以上京官得薦士禮部郎中  
 况鍾薦右中允張宗璉上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

下僚鍾乃薦朕宮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  
 意為鍾所先上喜曰鍾能知宗璉耶即日升宗璉

大理寺丞時軒伯昂武周文皆以儒士徵伯昂叅議  
 山東周文侍讀翰林以老勅休致陛辭賜坐與

語良久已舉南交士甘潤祖輩十一人同知諒江等  
 府勅書賜勉物色委裘暨方外矣洪熙中建

弘文閣事又舉吳訥于儒醫除御史累官副都

宣廟以英明踐祚下求賢詔出御製猗蘭操招  
 隱詩示大臣以風意倦倦時所徵士有范希正盧忠



希正文正公十二世孫也。端敏誠篤，才堪撫民，巡撫譚復薦之。命召用，因曰：「范仲淹常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士君子皆當存此心。忠學堪師，儒應薦至，吏言其軍籍當補伍。」上曰：「與其戎伍得人，何如學校得師？」擢爲太平府學訓導。三年，朔州知府張復奏舉軍中子弟楊鑑等有志操，堪任使吏部言非例。上曰：「古人出貧賤中任大事，成大功者多矣。安知軍伍中無才能？」召至京考之。五年，上與學士楊溥等語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戚係乎庶。」

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于彼，善始者或不善于終。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大抵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于薦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于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七年，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八年，詔各布



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舉保賢良方正一人起  
送吏部量才擢用。英宗正統十四年詔各處  
舉到儒士照舊永樂年間事例送翰林院嚴加考試  
選用不中者發原籍爲民。景泰三年詔各處見  
任官員果有才行政事優長拘于資格屈在下僚及  
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員罷職  
委無賊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內四品以上  
官員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各府州縣正官指陳實  
跡薦舉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賊罪連坐舉主

天順復辟勵精圖治復兼行辟舉之典詔處士中  
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  
實奏聞時曹石等頗用事欲邀名譽文飾其過其  
門客謝昭者倣張翥教蔡京召楊龜山故事勸以薦  
士亨從之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  
乃司業吳溥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然代爲草奏  
上之上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承亨意對曰與  
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  
隱逸陛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上遂命行



人聘之越五月至京。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宜授宮僚。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以布衣召至，一旦授此，與弼疏辭。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爾來，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上曰：宮僚亦優閒，不必辭。命太監牛玉送至館務，令就職。與弼具疏固辭。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賚以銀幣，允其所辭。與弼疏陳十事，乃命行人送歸。與弼謝恩而去。時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真晟初治舉子

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科舉，務爲主敬誠意之學。至是詣闕，上書不報。五年，令天下有才兼文武或學行異等，謀勇出衆者，許所在官司具實奏聞。憲宗成化十九

年，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御史朱永等薦其學行可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文取至京，欲考試職事，獻章疏辭。授翰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二十年，徵處士胡居仁，未



就居仁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  
養體驗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有居業錄敬齋等集  
孝宗弘治十年令行各府州縣正堂保舉山林隱  
逸之士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衆所推服者許巡按及  
布按二司官覈實奏送吏部量才擢用如所舉不當  
保勘官員一體叅寃時儒士潘辰以廷臣薦授翰  
林待詔歷官太常寺卿蓋嘗諦觀祖宗朝有訪舉  
有保舉薦敷公之諸司選任專之天曹而以所舉之  
精濫純駁覈舉主之公私廉貪故舉者咸恣于法而

受舉者適當其才無論章縫上士雲蒸龍變沐恩數  
而展其奇卽未流異品亦爭自勵濯爲名臣如葉春  
王典宗隸卒也而名著岳牧吳印郭傳緇流也而並  
列華津徐典祖厨役也而直拜光祿卿况鐘黃子威  
以吏胥守蘇松萬棋徐晞皆歷官尚書自資格拘而  
士始束于途安望得人如國初盛哉且玄纒倅典  
也天順一舉遂爲朝陽孤鳳主靜如陳獻章猶欲  
繩以試例忠信力行如胡居仁不聞起以安車遂令  
二子老于江門餘干而不得其用弘治中王恕柄



銓衡多所薦拔。儲璫疏薦。謫籍遺才。盡被簡用。汲引  
豈不以人哉。嘉靖初。詹事霍韜疏畧曰。太祖  
崇獎恬退。振作士風。英宗隆禮徵士。一時人才  
奮發興起。以廉耻自勵。以禮義氣節自重。士習之美  
超前振後。邇年公孤大臣俱出甲科。百司小吏皆由  
貢舉。故士途多奔競之風。俗尚寡廉耻之節。皆習浮  
辭不崇實行之弊也。伏望詢祖宗舊典。科貢雖不  
偏廢。徵聘亦特舉行。則挽頽風。植名教。端其一助。今  
諸臣若曰。鴻儒碩學。甲科羅庭矣。雖下求賢之詔。恐

草莽無賢可舉。此李林甫之說也。天下英雄其銓伏  
豈有量哉。伏惟特詔天下守臣。博訪隱逸遺才。具  
以名聞。然後遣官徵聘。量才授任。如不願仕。亦如  
宋儒程頤所議。建尊賢堂以處之。使人有矜式。則不  
惟人才振作。士習返古。而我祖宗之法。又于今有  
光也。至八年。從給事中劉世揚之奏。命兩京科道  
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才行老成。繫時望者。從公  
各舉所知。吏部遇員缺。酌量舉用。尋諭吏部條奏  
其宜以聞。部覆請命兩京文職四品以上翰林



古今通考卷之六十一  
五品在外三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兩京文  
職并在外五品以上翰林科道各舉堪任知州縣者  
一人所舉不拘進士舉監吏員出身日後舉能其官  
或舉非其人及不舉者一體旌賞連坐至南郊詔  
下言祖宗朝雖定科貢之法而薦舉尤重以並列  
于三途自科舉法行進士偏重而歲貢遂輕乃薦舉  
廢矣夫三途並用則懷才抱德之士得顯于世不專  
于文辭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野  
絕保舉之路以致人尚浮辭不修實行宜真才不可

見也其令吏禮二部備按舊典開奏舉行有真才  
實德不次擢用庶吏士向風改行內外得人爲惠民  
致治之本其勸于登籲蓋如此然終四十五年之間  
被薦惟文徵明生員葉幼學儒士王良又不以公卿  
處豈當年甲第之士接翼青雲乘鴈集不爲多雙鳧  
飛不爲少耶大抵奔競日盛廉耻道喪聞其時雖主  
事評事改御史者必百端鑽刺而後得而翰林之選  
往往行金錢蓋庶官固多好進而大臣亦必求識面  
呈身者而後登薦牘于是薦舉路塞吏部之權益重



雖欲偶一破格。亦豈能勝其積重而卓異清修之士。有甘心岩穴。抱膝長吟已耳。豈有肯俛仰情。懾輕爲萬乘之器者哉。隆慶元年。命各處撫按。搜訪境內人才。及兩京九卿。并各科道。廣詢博訪。有才畧過人。忠誠任事。或堪各邊督撫。或堪各邊兵備。有司或堪任清理屯鹽。無分見任去任。各力疏薦。三年祭酒姜寶題。舉人中有孝友睦姻。名實相孚者。請授之官。時趙蒙吉。張弘道。袁禎。呂潛。並薦授國子監學正。四年御史周禧。上言論才者。先人品而後事功。取才者。

捐細瑕而觀大致。故漢高帝含匿金之過。資其奇謀。文帝赦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南向。細瑕在所畧也。鷹揚鼎足之業。蓄于涓水。隆中而殺妻食子者。功可加而心不可測。何者。人品在當辨也。故金車玉輅。不以載馭。則腐聚猶積薪。象尊龍璫。不以獻酌。則污賤猶瓦器。方今人才。竊有餘慨。然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中國相司馬。遼人相戒。何者。其骨鯁忠義之器。足以陰折奸萌。而耆舊老成之望。可以風動四海。今直慝之士。犯顏批鱗。委項草莽。嗜舊之頑。非有大故。亦漸



相繼報罷有識者寧不寒心既舉已試之材棄如振落乃汲汲然旁搜遠採有如建大厦濟巨川舍杞梓而別求川澤之材廢腥脰而他覓舟楫之利未見其可也幸念汲黯司馬之臣爲國家輕重特賜召還下吏部知之萬曆初勤政求賢允祭酒趙用賢之請召舉人鄧元錫劉元卿王之仕授以官元錫病不至授待詔于家元卿授禮部主事南昌守臣范涑薦布衣章潢而黃梅瞿九思以學行薦于直指徐兆魁鳳陽李呈芬以儒將薦于周御史盤田司馬樂

又巡撫郭子章特薦西蜀舉人來知德上嘉獎特授翰林侍詔辭不就蓋寤寐求賢誠不世異數云嘗上下二百七十餘年間士得與薦舉之途者俱不乏人然國初卒以用用之卒以效後或薦而不辟辟而不用用而不能建功立業此何以故蓋自科舉之法沿習日久衡士者以文章爲甲乙柄銓者以書判爲得人而泉岩隱遯之士或方而少圓或魯而少文或率其恬澹修姱之性而不驚于羶悅鴟嚇之具是以往往不合于當時當世亦譁然排之間有以科場



嚴束無待士禮終其身不肯就如漳州陳真晟者又有以文章對偶爲可厭遂謝舉子業如南李子春者迺竟以陸沅宋人胡寅曰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莫不善于詞章是誠探本之論然說者又謂人心不古審欲舉行而畧文則恐教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干譽如蘇軾所爲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二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况司薦舉者又或不能無徇私之弊此近世所以畧德行而寧取其文舍薦辟而從事科

舉也噫是固然矣不曰名者實之賓乎好名而矯強爲善猶愈于不好名而安肆爲惡也使天下之人皆慕孝之名而相率矯行以爲孝皆慕廉之美而相率矯行以趨廉斯固庶幾于比屋可封之俗而可少耶昔人有言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名固有國者之所以厲世磨鈍立其的而示之趨也而何嫌于矯行何嫌于好名又何疑于干譽哉其間萬一有僞行欺人家修廷壞與夫徇私而繆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懲之嚴舉主連坐之條孰敢不畏詎可以不肖



繩人而廢先王已試之成憲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無弊。然薦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或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而得人已八九。按成法而行之。是在今日。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九

終



